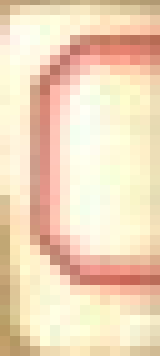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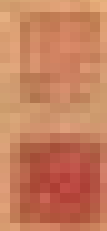


曹雪芹的故事



書畫界的故事



小序

三十多年前，我對曹雪芹的事蹟就有興趣。當時的『考據家』雖然提出一些雪芹的傳記材料，但還遠遠不能詳細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周汝昌同志的紅樓夢新證蒐輯關於雪芹家世的資料甚富，的確使我們對雪芹的上世，知道許多。可惜他的書涉及雪芹本人的部分，比重較小，不能滿足我想深知雪芹個人歷史的願望。從一九五四年以來，在這方面，我曾以業餘的時間作過些努力。然而，到現在為止，也不過是把雪芹和敦氏兄弟的關係熟悉了些，又從二敦的詩集及其他書中考知雪芹確曾在右翼宗學呆過而已；而他在宗學究竟做的是什麼事，仍無法知道。今天我們所能依據的，除了周汝昌同志早就引用過的敦氏詩集和棗窗閒筆等書之外，延芬室集、春柳堂詩稿、綠烟瑣窗集、四松堂詩鈔以及鷗鵲庵雜詩的發現和刊印，都算是新出的重要材料。關於永忠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吊雪芹詩三首，我雖然在一九五四年寫過一篇研究的文章，但遺憾的是，由於延芬室集不是那麼容易看到，對於集中可利用的其他材料則使用極少。明義的題紅樓夢詩二十首，也是有用的材料，但由於我認為雪芹年齡與他相差一半以上，懷疑明義會是雪芹的直接朋友，便沒有注意使用它們。另外，脂硯齋在甲戌、庚辰等本石頭記中的批語，原是

很重要的材料，我因時間有限，也不能作比較細緻的探究。這些情況，都局限了我對雪芹個人事蹟所知的範圍。最近吳世昌同志在他的紅樓夢探源（英文本，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中，對有關雪芹傳記故實的脂批和明義的二十首詩，都已有了新的看法。但是，我收到他的書太遲，故事都已寫成，不及加以利用了。關於雪芹的傳記材料，幾十年來陸續發現的，不過這些而已。能否對這些已經掌握的材料，再有新的解釋，從而發掘出新的事實？能否再發現新的材料？這都是我們殷切希望而並無把握的事情。

在現有這點點材料的情況下，如果要寫曹雪芹傳，我想是困難的；因為傳是要有足够的翔實可靠的資料。不過，對這樣一位偉大作家，我們除了快讀他的大著外，總不免有『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的要求。那麼，能不能結合他的時代、家世，特別是利用紅樓夢中某些反封建的進步思想，運用一點兒浪漫主義，來把雪芹形象地寫入一個劇本或電影劇本裏去呢？我想是可以也應該這樣做，並且不難找到這樣具有正確觀點，豐富想像和熟鍊表達技巧的劇作家的。關漢卿的劇本也不易寫，我們却有了這樣的劇本。寫曹雪芹當然要更難些，然而，我相信在百花齊放的政策下，是會出現這樣一枝人人想要快睹的花朵的。而在即將紀念他的二百年忌日的時候，它的出現就將更是人們殷切的希望。

如果我這幾篇故事能夠對於寫曹雪芹劇本提供一些次要的形象化的資料，那就可以說是

償了我的宿願了。我說『次要的』，因為我設想劇本是要抓住曹雪芹的中心思想而用形象化的方式把它描繪出來的；而我這幾篇故事當初僅僅是根據已有的資料聯綴成篇，對話較多，心理的刻劃和景物的描繪都很少，更談不到描寫的重心和抓雪芹的中心思想了。八篇中寫的次序是這樣：小聚香山、槐園秋曉和傳奇題句三篇，寫於一九五六年的夏秋之際。那年冬天，又寫了呼酒談往一篇。一病無醫和遺愛人間，則是一九五八年寫的。今年八月在付印之前，又寫了宗霽夜話和著書山村兩篇。時間拉得很長，內容也不斷改變，篇名變動的次數更多。就內容而言，這八篇東西只能算是曹雪芹的『幾個零星故事』而已。每篇的主題所指，大都實有其事，但其中的細節，却是由我利用有關材料，加以想像和渲染了的。

關於這幾篇故事，還有以下各點須加說明。雪芹是個『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裕瑞語）有風趣的人，他又是那麼疎狂傲岸，這在我寫來是件很難的事；而我又主要是通過對話來寫，那就更難。本書中的對話有些是有根據的，但大部分是我設想他的性格和為人而虛構的。然而，我寫得很不成功。我認為雪芹有反現狀的思想情緒。就其根源來說，不能否認這應該與曹家的變化有關；而就其內容和意義來說，則他的許多思想是具有反封建的意義的。因此，我在宗霽夜話一篇裏，說他具有反對替封建統治辯護的道家、佛家和儒家三種思想體系；在傳奇題句中，也涉及這個問題。然而在許多地方，我却又不應該讓他清楚地提出問題和明確地解決問

題，否則，就會把雪芹寫成一個具有二百年以後的政治思想水平的人物了。因此，在有關的描述和對話中，就不免要有含混的地方。我又深信他深惡痛絕專制統治，特別是『異族』的統治。在紅樓夢和脂批中肯定是有這種隱微的流露的。但這既不是否定階級關係，也不能和蔡元培所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篤』（見紅樓夢索隱一書的敍言）的看法相提並論。關於雪芹的卒年，我是支持癸未說的，所以書中處處都說雪芹卒於乾隆二十八年。在目前我又採取了雪芹是曹順的遺腹子的說法，所以他的生年是康熙五十四年，至卒年得四十八週歲。因為如果不這樣假定，實在不能設想他能有什麼『秦淮舊夢』。又故事中援用材料有時把年代移了一下，如呼酒談往中引用乾隆二十六年的聞雁詩，小聚香山中引用乾隆二十七年春天『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的脂批，槐園秋曉中引用乾隆二十八年的典裘一詩等等。故事中還有些想象的事情，如敦誠接濟雪芹之類；也有出自敦誠之筆，但却是描寫旁人的話，來描繪雪芹的，如槐園秋曉中之利用哭復齋文等。至於其他信手拈來的材料，這裏就不一一舉出了。關於遺愛人間一篇中的『遺愛』一詞，我固然知道，曹雪芹並沒有做過像子產做的那類事情，這裏姑且算做舊詞新用。

這八篇東西在一九六二年的北京文藝發表過。全稿經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同志提出過修改的意見；朋友中，趙寶煦、周汝昌、陳邇冬幾位同志，先後看過部分或全部原稿，提出意

見，均所感激。此外還有三位工作較繁忙的同志，也看過原稿。有一位遠在一九五六年我最初寫的時候，就鼓勵我，直到一九六二年發表前，又把第三至第八篇（當時還未寫第一、二篇），看了一遍，有所指正。特別是另外一位同志，在百忙中抽暇通讀校樣，提出細緻的意見和應該注意之點。謹在這裏謝謝他們對我這初學寫這類東西的人的熱情鼓勵和幫助。

這樣一本小書，由寫到印出，延迤了七年，而結果還是不能滿意。我好像小學生剛學水彩畫，雖然顏色用的是三馬頭，筆用的是賀蓮青，只是輪廓勾勒的既不像，着色又不勻稱，更談不到攝取對象的靈魂了——糟蹋材料。然而在我，這似乎已是莫可奈何的事：我缺乏這一行的基本功。

一九六二年八月，作者於北京，沙灘。

目次

曹雪芹像(王南石繪)

小序

宗覺夜話

著書山村

呼酒談往

小聚香山

槐園秋曉

傳奇題句

一病無醫

遺愛人間

目次

一〇

九六

八三

七一

五〇

三二

二七

一

一

宗覺夜話

乾隆十五年敦誠十七歲。這已是他進右翼宗學的第七年了。①那宗學自從黃去非、②李迂甫、③徐秋園④這些教師們來任教之後，是頗有起色的了。敦誠十一歲那年就從家塾轉入宗學。⑤他自幼聰明，進了宗學又經常勤奮精進，到了十七歲這年，他已是詩、文作得都很不壞了。在宗學裏，他是一個學業優異的學生。宗學的稽查孫虛川，⑥曾經對學生們說：『你們都應該拿敦誠做榜樣，向他學習纔是。』⑦敦敏也在宗學讀書，他大了敦誠五歲，班次較高。他們本是嫡親兄弟，不過敦誠在十五歲那年就過繼給他已故的叔父寧仁了。⑧

本來在乾隆十一年，皇帝就已『恩飭』照親王園寢的形式，重修敦氏兄弟久已黜了宗籍的五世祖英親王阿濟格的墳墓。⑨到了這年七月，敦誠的生父瑚玖又授理事官。⑩敦氏這一支宗室又稍稍興旺起來了。

八月十四中秋節的前一天傍晚，敦誠由學裏回家後，就急着告訴家人要早些吃飯，『什麼都成，吃完了我還要到學裏去呢。』家裏人看着他這個忙勁兒，覺得好笑，告訴他：『今天是十四，已

經預備下幾桌便席了，哪好不入席就走；而且伯伯那邊早已着人來找他去看了。

原來從乾隆十三年以來，他的伯父拙庵就時常命他家裏的戲班演戲，這次八月十五即屆，更加熱鬧一些。往時，每次都約敦誠去，這次當然不用說了。那敦誠對於吃飯倒無所謂，反正是家人；可是伯伯那裏，大十四的戲不去看，却不太合適。他躊躇了一會兒，終於決定寫一封信，說晚上要到學裏和同學們有事，不能應命赴會；並叫敦升馬上給他伯父送去，自己胡亂吃點兒東西，就到宗學去了。

北京宣武門裏絨綫胡同東頭，一所坐北朝南的三層大院子。三間獸頭大門，兩扇大門上釘着包着金的拳大的木釘子，一扇開着，那一扇却是閉着的；那獸頭張着嘴露出粗大的牙齒，很是雄壯。這便是清王朝專為宗室子弟設立的右翼宗學。

敦誠剛一跨進門檻，那白髮蒼蒼看門的五十七老頭兒，便笑着問：

『大八月節的，誰都走了，你們還忙往這裏跑什麼？』

敦誠一看五十七，便反問道：

『怎麼你不回家休息一下？』

『李大今天回家了，我明天回家過節，我們倆人對倒。今天除你們外，學裏簡直沒有人了；你哥哥和卜宅三正在西廳裏說話兒呢。』

『糟，他們還是比我先到！』

敦誠說着就連跑帶跳地向後院去了。五十七聽到敦誠的話，看着他的背影，不禁道：『這小傢伙！』

宗學的西廳是三明兩暗的五間房。三間的正中是個房門，屋裏靠牆陳設幾張紅木八仙桌，每桌左右都有兩個紅木靠椅，靠牆空隙地方擺了八個紅木椅子，每兩個椅子中間，又各配上一個紅木茶几。

這西廳平時本來是爲了教師們休息用的，所以兩個暗間裏各有一套臥具。窗外兩棵高大密茂的桂花，花香四溢。窗上爬滿了喇叭花，雖然花已不多，有的並已結了實，但當朝陽射到的時候，紅紫的花朵，却也很吸引人。這八月十四的晚上，那花都已捲縮在一起，惟有一片片的綠葉，不時被風吹動做出輕微的響聲。

『她算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個歌妓！』

敦誠剛剛進了第三進院子的中門，還沒有走進西廳，就聽出來是敏誠^⑤的聲音了。他走進西廳，祇見敏誠一面吃着月餅一面講着；敦敏和卜宅三却在那裏剝着蓮蓬子兒。桌上擺着兩瓶酒、水果和點心。看到敦誠來了，他們都表示歡迎地說：

『你來了好，聽聽你的意見罷。』

『你們在談什麼？』

敦誠問。

『從詩箋談到薛濤箋，又談到歷來詩人對薛濤的恭維，寅圃剛纔說：她算個什麼，不過是個娼家。』

敦誠正要答話，忽聽門外有人接道：

『娼家就是壞人麼？咱們評評理。』

大家都聽出是雪芹的聲音。雪芹的家在西單牌樓刑部街，他吃過飯就來了。雪芹到右翼宗學已經兩年。他擔任一些事務管理性質的工作。他不但和輔助教學的卜宅三很熟，和敦氏兄弟及敏誠一些人，也談得來。雪芹雖不擔任教職，他們却都佩服他的詩才。尤其是他近兩年來寫出的那幾十回石頭記，大家更是愛讀。曹家做了好幾代江寧織造，接過幾次駕，這些歷史是人們所熟知的。曹家現在雖已衰落，但這些年輕的貴族，却是不在乎這些，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他們愛和雪芹接近，因為他們對雪芹本人感到興趣——實在，雪芹這人，祇要你跟牠接觸，祇要他不是厭煩你，那麼，你是不會不感興趣的。

當下屋內四個人幾乎是同樣的話：

『芹圃，快來罷，你來解決這——』

話還沒說完，雪芹就提着一瓶酒進來了。

『怎麼，你又拿來一瓶酒？太多了！我們已經帶了兩瓶在這裏。』

雪芹笑了笑：

『不多，不多。』

大家稍微靜了一會兒，敏誠不服氣地首先轉到適纔的話題：

『芹圃老兄，你說對不對；那薛濤也不過是個娼優者流，歷來的文人學士，浪費了那麼多筆墨來品題她，我看是沒什麼道理的。宅三和子明◎不以爲然，却又說不出個什麼道理來。』

雪芹向他們四人望了望，便知道他們顯然是等着他說話了。便問敏誠道：

『照你看來，那些高貴的命婦便都是個個值得稱頌的？至于做了皇帝的武曌◎就更不用說了？』

『你說的這些人總有些正派人。』

『怪，武則天也是正派人？單說她那套淫穢的宮闈生活，就不比薛濤高明！那薛濤◎也不過是環境使然，當初何嘗不是良家子女？做歌伎並不能抹煞她那聰明靈秀的本質。再說，人，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高下的。』說到這裏，宅三却發了個問題：

『芹圃，難道你不承認人有上智下愚的差別？』

『我不是不承認人有上智下愚的差別；我是說，天下儘有些同是才華蓋世的人，祇因遭遇不同，處境各異，遂致有的被頌揚，有的受貶抑。但這樣的頌揚和貶抑却是曲學阿世的人們的勾當，他們是不值錢的。我平生最恨這種——』

敦敏坐在面對門的位置，他在靜聽着雪芹的話。這時一輪明月已湧現在東方，月光由開着的門射入室內。他看出雪芹來時就有些酒意；聽到這裏，覺得要再說下去，不免使敏誠下不去。於是一面向外走，一面大聲叫道：

『你們快來看看大好的月亮！』

大家不自覺地跟了出來，欣賞那皎潔的月光，呼吸着秋夜微涼而爽朗的空氣；但同時每人却又都嗅到一股濃郁的清香味兒——原來他們都站在桂花的旁邊。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大家正在靜立看月，只聽雪芹順口吟出這兩句詩。

『好，即景文章！』

敦誠看着雪芹說。敦敏年紀倒底大了些，想得比較複雜，他嘴裏也說着『好』，心裏却和方

纔的辯論聯繫起來：覺得雪芹這兩句詩，也含有諷刺之意。卜宅三和敏誠兩人不曉得在想什麼，反而沒太注意。那卜宅三說不定是在思念他遠在浙東的家，看到月亮還想着『月圓人未圓』哩。
敏誠好像看出卜宅三那副出神的樣子，便打趣道：

『宅三，請你聯：

舉頭望明月，……』

卜宅三笑着沒言語，倒是敦誠拉長了聲音道：

『低——頭——思故鄉。』⑤

大家哈哈大笑。卜宅三反抗道：

『龔學敏字高檐，何須「低頭」？』

『好，硬漢子！可是記着：在矮檐下也別「低頭」！』雪芹像是在讚美也像是在鼓勵着。

進得室來，大家胡亂地吃着東西。這時敦敏、敏誠和卜宅三正湊到一起聊。雪芹和敦誠各拿一塊敦敏從家裏帶來的牛肉乾，每個人端一碗酒在喝着。敦誠問雪芹道：

『芹圃老兄，照你剛纔那種看法，那麼，像敬新磨、卓文君、紅拂、崔鶯鶯、朝雲、薛濤，又如李龜年、黃旛綽這般人，不但不下於溫飛卿、秦少游，而且也沒有理由說他們比陳後主、唐明皇、宋

徽宗低賤了？」^⑤

雪芹道：

『正是此意。他們都是易地則同的人物。』^⑥

『那不就成了「成則王侯敗則賊」麼？』^⑦

『難道不是這樣麼？祇是你說那「王侯」却須改爲「公侯」；^⑧因爲做皇帝倒是受命於天與衆不同的啦。』^⑨

雪芹說到最後一句話，自己覺得口不符合心；但他認爲面對着宗室們，補充這句是必要的。

敦誠倒並未在意這些。停了一下，雪芹又加以解釋——但這解釋也並不是他篤信的什麼哲學：

『天地生人，本有大仁大惡兩種，堯、舜、禹、湯、文、武等，大仁者也。他們都是秉天地之正氣的；桀、紂等等都是大惡，是秉天地的邪氣的。他們自是不同。』^⑩

說到這裏，早被那邊的卜宅三聽到了：

『芹圃，你最近服膺了道家之言？什麼「正氣」「邪氣」的？』

『宅三，要曉得道有道家和道教之別，道教那套丹砂飛升之論，固然是虛妄的，^⑪但老、莊的理論却是自有道理的。它們都是涉世極深所得的精義。那莊周的「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⑫倒還是有些道理的哩！』

敦敏聽了道：

『芹圃，你是要我們都倒退到義皇上世去呀？』

卜宅三也問：

『是啊？』

這時候敏誠也在傾聽着雪芹的議論。那敦誠更是急切地要知道下文。祇見雪芹喝了一口酒，便道：

『要知道莊生說的那「大盜」比「江洋大盜」還要大哩。「倒退」當然不可能，但他的確深刻地看到了問題，儘管按着他的辦法也還不能解決天下的問題。』

『着啊，既不能解決問題，光說風涼話有什麼用；所以，那「符」也不能焚，「壘」也不能破，『搞好天下還得孔夫子那套聖君賢相的辦法，再輔之以名法的獎懲纔是。』』

敏誠還沒有忘記方纔和雪芹的辯論，不服氣地提出他和雪芹不同的看法。

『自然嘍，從來也不會沒有法，但法却要跟「義」合起來纔行，可惜這是很少見的事。講到儒家，却要分清「君子儒」和「小人儒」；『像文天祥那種人纔够得上君子儒哩。一個人總得要有「守」，若像小人儒那樣：學問道德都掛在嘴頭上，到了真正考驗他的堅貞品質的時候，他却倒下了。儒家，儒家，十有七八。』』